A large three-masted sailing ship, the Mayflower, is silhouetted against a vibrant orange and yellow sunset. The ship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its dark hull and masts contrasting with the bright sky. The sun is low on the horizon, casting a warm glow over the calm sea. The title and subtitle are overlaid o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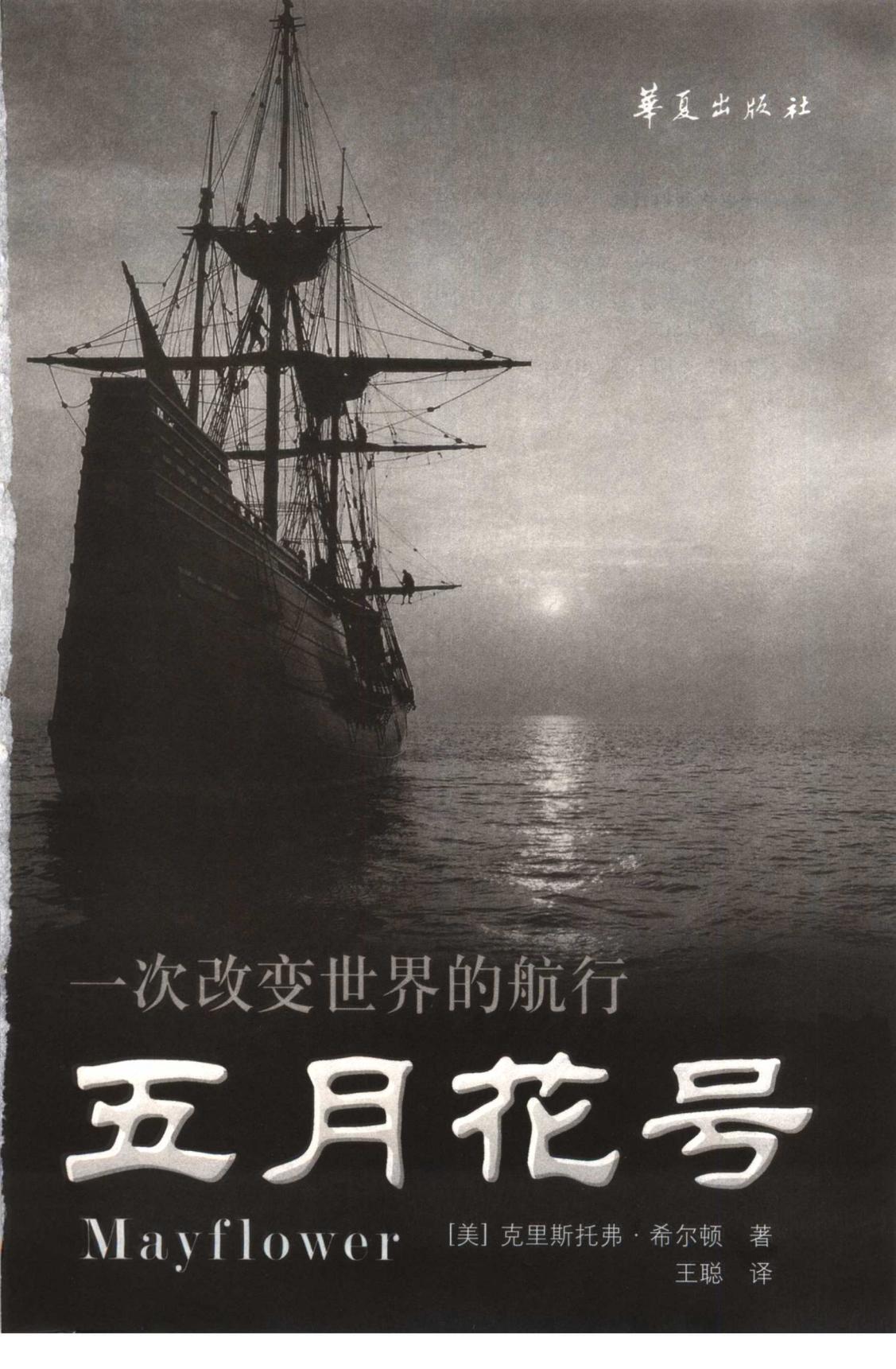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

五月花号

Mayflower

[美] 克里斯托弗·希尔顿 著
王聪 译

A dramatic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hree-masted sailing ship, identified as the Mayflower, silhouetted against a bright, cloudy sky. The ship's dark hull and intricate rigging are visible. A small boat with a person is seen near the ship. The ocean below reflects the light.

华夏出版社

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

五月花号

Mayflower

[美] 克里斯托弗·希尔顿 著
王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月花号 / (美) 希尔顿著; 王聪译 .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9
ISBN 7-5080-4052-X

I . 五… II . ①希… ②王… III . 历史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4583 号

五月花号

(美)希尔顿 著

王 聪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7

插 页: 4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66天的漂泊之后，“五月花号”大帆船向陆地靠近。船上有102名乘客。他们的目的地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险恶，他们错过了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由于那时已是深秋，他们决定就在那儿登陆而不继续航行。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签订了一份公约。

这些乘客中约三分之一是清教徒，他们最初曾逃到荷兰的莱登去寻求宗教自由。后来这一批英国殖民者全都被称为朝圣者。他们曾与伦敦的弗吉尼亚殖民公司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即弗吉尼亚殖民公司授权他们在该公司辽阔的土地上任选一块地方定居并管理自己。

41名男乘客在船上签了这份公约。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里，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

这份公约是由“五月花号”船上的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成年单身男子和大多数雇佣的男仆所签署的。由于妇女那时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没有请他们签署。

圣诞后一天，102名定居者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那些参加签约的人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体，这个自治体具有选举官员、通过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员的权利。那年11月11日，在下锚于荒凉的海港的一条船上所达成的公约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制打下了基础。

“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凡是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制度，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 1620 年 11 月 11 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 18 世国王暨苏格兰第 54 世国王詹姆斯殿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如下：

鸣 谢

数月前，为“发现”频道制作一部关于柏林墙的纪录片的一个美国制片人来采访我。采访过后，我们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个关于“五月花号”的故事。“有意思，”他说，“因为我对此事知道得还真很有限。”我估计大多数美国人和他一样。他们也许隐隐约约知道个大致轮廓，再具体的事就不知道了。他们不知道与此有关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当年那股肢解陈腐的大英帝国宗教的狂潮；他们不知道那一群来自一个被这股宗教狂潮席卷的偏僻农庄的人们（现在人们称他们为“朝圣者先父”）、他们在荷兰躲避宗教迫害时经历的悲惨境遇、他们为寻找他们自己的新天地在冬季横渡大西洋的危险航程，以及他们命若游丝、奄奄一息的那段经历……



本书写的正是那个故事。

有关那个故事的原始素材非常有限，而且所有打算写这个题材的人都必须依赖于这些素材。其中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是《普利茅斯庄园记实》，其作者威廉·布拉德福德是整个过程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庄园的总督。他的笔触生动而且有时极具戏剧性，但他对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却欠准确以至于到了令人气恼的程度。这些含糊不清的地方造成了后人的诸多假设和猜测。

《Mourt 的关系》一书的作者爱德华·温斯洛以及其他匿名的作者是创建庄园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见证人。温斯洛写的另一本书《来自新英格兰的好消息》，内容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凯莱布·约翰森（和他的妻子安娜）创作了一本纪念册《五月花号朝圣者全集》，这本 1173 页的纪念册涵盖了以上所列的所有事件，加上几乎所有香客写下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册书是最重要的素材来源，读起来能感觉出作者在其中倾注的心血。（他说他“花了数千小时转录、打字和编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引用他的素材，还引用布拉德福德和温斯洛的话（但是这里有一个小变动：请参阅以下段落中所作的说明）。约翰森先生非常宽厚地说“创作这套全集的本意正是为作家、研究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便利的资料检索”。他印了一百本，我抢到了最后一本！不过，他正在考虑重印全书或者其中的部分章节，他还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网站：www.mayflowerhistory.com。《全集》和其它资料都存在该网站上出售的《五月花号历史参考资料汇编》的光盘上。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名为《五月花号和她的乘客》的新书。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未知的东西。许多出色、诚实的学者在故纸堆和档案中苦苦搜寻，挖出一星半点的线索。其中的几个优秀人物有荷兰的莱登美洲朝圣者博物馆馆长杰里米·德·班斯以及已故的哈罗德·柯克·史密斯，他著的《威廉·布鲁斯特

鸣 谢

——新英格兰之父》一书中有许多宝贵的独到的见解。我对 Kay 先生允许我引用其中大量内容表示深深的谢意。

要将旧时代的英语变成当代人能懂的英语是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布拉德福德和温斯洛的著作都很不好懂（更不用说其中有许多很久不用的古旧之词），凯莱布·约翰森很小心谨慎地将其转变为现代英语。正像他说的那样，他“将原文和公众媒体中的文件转录，将古代拼写转变成现代拼写，但在语音顿挫上只作了很小的改动”。我在这方面则做了较重大的改动，主要是为了读起来上口，有时干脆删去拗口的音节，另外还删去了累赘或模棱两可的短句。

在书中描述的年代，人们往往随意拼写自己的姓名——同一个名字有几种拼法是一种文雅的表现。例如：John Smyth 在几处资料中被拼成 Smith，我将其统一拼成 Smyth，以免混淆。

名称上的差异也需要解决。因为大众所知道的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到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的这段航行的乘客是“朝圣者先父”。这个词是事过很久之后才开始使用的，但这个词并不能包括所有的乘客，因为许多乘客与原先的那个宗教团体毫无关系，他们只不过是些想捞上一票的冒险家。不过，一旦他们的目的地不可避免地汇合到一起，这一船人便都成了一个大群体的一部分。所以我把他们统称为定居者。

纪年方法也有些麻烦。英国在 1572 年之前一直使用 Julian 历法（又称旧历）。该历法并不精确，结果到了 1582 年需要调整：在 10 月份减去 10 天。这又称 Gregorian 历法（新历），是以教皇的名字命名的，而且英国人不用那本历法。这就造成了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历法而相差 10 天的现象。由于朝圣者们用的是旧历，为了统一意见，所以我在本书中以他们的历法为准。

我需要感谢许多人对我的帮助。过去为莱特福德的巴西特洛博物馆工作，现住斯克卢比的马尔科姆·杰·多尔比先生耐心地为我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背景。南安普敦市理事会考古组组长安迪·罗瑟尔博士花费时间为我提供了许多细节；约翰·坎马克为在波士顿发生的事件提供了高见（还附加了一两个幽默的注脚）；莫里斯·巴里克对朝圣者最初决定离英赴荷时出发的准确地点的疑点做了探索；普利茅斯市航海传统博物馆及艺术展厅的奈杰尔·奥弗顿对我提的许多具体的问题提供了五页高质量的答复，同时要感谢该博物馆行政总管部门的塔米·贝恩斯为我指点迷津。格林威治海军图书馆和兰贝斯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手把手地将我带到他们的宝藏跟前。

我特别感激圣路易斯市的密苏里大学的 Pierre Lacede Honors 学院的院长罗伯特·布利斯教授为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提供的广博的见解和解释，还有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附属历史副教授肯尼思·鲍林为我引见布利斯教授，另外还有鲍林的助手海伦·维特为这一切活动做了安排。

本书后有一份文献目录，但我想在此先谢过同意让我引用他们的作品的下列人士，他们是：南卡罗莱那州格林维尔市的鲍伯·琼斯大学及神学院宗教历史教授戴维·比尔博士同意我引用他著的《五月花号朝圣者》的内容；格里斯平·吉尔的《难忘五月花》；南安普顿市理事会编纂五月花号小册子的资深档案保管员乔安妮·史密斯；感谢皮尔逊夫妇提供巴里·科沃德著的《Stuart 时代》和 W. G. 霍斯金斯著的《侵吞掠夺的岁月》；凯文·奈特提供了《天主教百科全书》网站；L. L. 梅里特小姐提供了她的一篇关于伊明汉姆的论文；Blackwell 出版社提供的阿利斯特·E·麦格拉斯的《宗教改革思考录》；乔丹·S·迪尔同意我引用 Tolatsga 网站的内容；感谢亨利·B·霍夫编辑同意我引用安东尼·R·瓦格纳的论文《五月花号儿童探源：霍斯帕、理查德和艾伦·穆尔》（The New 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Register 114 (1960): 163 – 8）；Penguin 出版社同意我引用欧文·查德威克著的《宗教史》第

鸣 谢

三册：《宗教改革运动》；约克·卡德克斯·爱德华德·比尔特同意我引用他们合著的《古城新客》；RandomHouse 出版社同意我引用克里斯托弗·希尔著的《清教与改革》和弗朗西斯·狄龙著的《栖身之地》。马萨诸塞州的朝圣者纪念塔和普罗温斯顿博物馆的游客服务处主任劳蕾尔·瓜达兹诺的热情款待令人难忘，她非常热情地带我参观了普罗温斯顿周围我应该去看的地方。她还同意我引用她发表的文章。

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在世界历史中自然是大名鼎鼎，而且当之无愧。但在普罗温斯顿的 CapeCodBay 周围也有不少引人入胜的去处。当年就在这个地方，朝圣者们第一次趟水上岸，他们（泡得精湿）的皮靴第一次踏上了坚实的美洲陆地。

普利茅斯这个地名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拼法可能会造成一些混淆：像 Plimoth Plantation（普利茅茨种植园）和 PlymouthColony（普利茅斯定居点）。

一般来说，Plymouth 是当地通用的拼法。

布拉德福德的书名叫《普利茅斯种植园记实（OfPlimothPlantation）》，我感谢凯莱布·约翰森对书名做的解释：“我不觉得‘普利茅斯种植园’是个正式的定义，那更像是一个白话中的‘一般称呼’，听上去有那么点乡土气息。我个人意见，普利茅斯种植园只是在 Duxbury 建城之前建立的最早的小镇，我可能不会把它当成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定义来使用。假如我要写朝圣者们在登陆初期种植玉米或印第安人的一次造访，或者类似的事情，我会更倾向于用‘种植园’一词而不用‘殖民地’。”

我遵循了这条建议，我在书中写的“种植园”是指定居者建立的小镇和周围紧挨着的农田。

他指出，普利茅斯殖民地是“一个政治、政府、法律实体，最初只包括普利茅斯镇本身，加上在英国政府建立的各种殖民地的土地专用权和经商贸易权。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将其它城镇，诸



如：Duxbury、Marshfield、Scituate、Barnstable、Sandwich、Yarmouth、Taunton 以及其它地方，所有这些地方均属普利茅斯殖民地法庭管辖”。

我也遵循了这条建议，书中的“殖民地”指的是整个社会架构。

在旧时代，拼写规则比现在的语言随便得多，我感谢奈杰尔·奥弗顿找出当时在英国使用的“普利茅斯”的众多拼法。

他说：“就名字及其拼写而言，我不认为有一条简易、快捷的规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是做记录或绘制地图的人自己的拼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拼法；有时是他按照自己听到的语音拼的，所以方言也可能影响拼写！”以下是些实例：1308 年 Bprdeax 海关记录：Plomouth；出处不详：Plymme；大约在 1539 年的表格中：Plymmouth；1590 – 1591 年的地图：Plommouth；1592 年地图：Plymouth；1592 年地图：Plimmouthe；1593 年地图：Plimouthe；1601 – 1602 年意大利地图：Plymouth 和 Plimouth；1643 年军事地图：Plymouth；1646 年地图：Plimouth；1665 年规划：Pleymouth；18 世纪法国地图：Plimouth。不过，奥弗顿先生强调，16 世纪后，plymouth 是更普遍的拼法。

换句话说，Plimoth Plantation（普利茅斯种植园）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自己的拼写，而马塞诸塞州和 Devon 两处的城市也理应自称 Plymouth。看一眼奥弗顿写的那一长串不同的拼写，我们应该庆幸我们只需要对付两种拼写。无独有偶，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使用大写的 P 拼写 Plantation（种植园），因为抛开其它不谈，这个地方的特殊意义就足以使用大写的字母（译者按：按照英语的习惯，凡是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名称，词首的字母必须用大写）。

艾萨克·阿勒顿（1583/6 – 1658/9）：莱登宗教社团成员之一，“五月花号”的乘客。原是一个裁缝，后成为普利茅斯的助理总督。

约翰·阿勒顿（1591 之前 – 1620/1）：假定为艾萨克·阿勒顿的亲戚（可能是兄弟），他来自莱登宗教社团，“五月花号”的乘客。他后来回到莱登接来更多的宗教社团成员。

雅各布斯·阿米尼尔斯（1560—1609）：莱登的一个居民，他是大学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神学家。他的信徒相信得到上帝拯救的信念中不接受上帝预先安排每个人的命运的观点。他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和城里的英国宗教团体一起做弥撒。

安妮·布利恩（1507 – 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个皇后，她为他生下一女伊丽莎白，但没有男性后裔。后来亨利为了与詹妮·西摩成婚，将安妮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威廉·布拉德福德（1590 – 1657）：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核心骨干，总督及指导。他的远见和正义之感以及坚定的信念可能是殖民地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

威廉·布鲁斯特（1566/7 – 1644）：斯克卢比教堂的长老及邮政总监。曾在荷兰为外交官威廉·戴维森爵士效力。在莱登曾印制有争议内容的宣传品，“五月花号”乘客。他是第一次感恩节活动中年纪最大的乘客。

罗伯特·布朗（1550? – 1633）：剑桥大学毕业生，独立派领袖（他的信徒被人称为布朗分子）：他要求教会给教徒以良心的自由选择，推崇分离主义。

阿拉贡·凯瑟琳娜（1485 – 1536）：亨利八世的第一个皇后。她是亨利的兄长——亚瑟王子的遗孀。亨利和凯瑟琳娜生有一女玛丽。他要求解除与凯瑟琳娜的婚约，遭到教皇拒绝，这个事件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教会的分裂。

查尔斯一世，英国国王（1600 – 1649）：他曾解散议会，实行了11年的独裁统治，其后被迫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最终遭斩首之祸。

理查德·克里弗顿（? – 1616）：斯克卢比教堂附近的巴伯沃斯的分离主义牧师，最后移居荷兰。

科比特恩特（? – ?）：他是尼玛斯凯特部落首领，起初反对与英国定居者进行任何联系。并在暗中勾结其他部落共同反对定居者。他最终与定居者握手言和。

托马斯·克兰默（1489 – 1556）：作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他是奠定英国教会基础的核心人物。在笃信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治下以异教言论被处火刑。

人物表

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1533 – 1603）：亨利八世与玛丽女王的女儿。她逆转了玛丽制定的天主教化进程。她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颇有建树的女人。终生未嫁。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1491 – 1547）：一个历史巨人，1509 年，他的父王亨利七世去世后继承王位。由于他与阿拉贡·凯瑟琳娜的婚姻，他制造了与罗马教会的裂痕，继而结婚五次。他强迫英国教会服从自己的意志，洗劫了许多修道院。他可以被认为 是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桥梁。

霍伯默克（？ – 1643）：Wampanoag 的一个印第安人，他会说一点 英语，和全家人一起定居在普利茅斯附近，当过翻译。有人认为他可能倾向于信奉基督教。

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兼英国的詹姆斯一世（1566 – 1625）：苏格兰 玛丽女王之子，然而，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 Hampton-Court Conference 上，他曾试图向清教徒做出妥协，并且在欧洲 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但未成功。

英国的玛丽女王（1516 – 1558）：她于 1553 年登基，当时对执政没 有任何准备。她恢复了教皇在英国的地位，惩罚并且有时使用 暴力迫害新教领袖。

马萨索伊特（1590 – 1661）：Wampanoag 部落的一个首领，他似乎 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他与定居者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并 且从未毁约。

约翰·鲁宾逊（1575 – 1625）：莱登的朝圣者教堂里的牧师，“五月 花号”出发时，他留在荷兰，想等殖民地建立后再去。但不久 后在荷兰去世。

萨莫塞特（？ – ？）：他曾是 Algonquins 部落的成员，后来到缅因，在海岸附近的英国渔民那里学了几句结结巴巴的英语。他是定 居者遇到的第一个印第安人：他突然走了过来，“大胆地跻身 于他们之中”。

约翰·史密斯（1570 – 1612）：一个有神职的英国国教牧师，由于他与英国教会的争议移居荷兰，在那里，他创立了大众洗礼教会。

斯匡托（1590 – 1622）：Paturxtet 部落的一个成员，他被韦茅斯上尉带领的一个探险队带回英国，回归后与普利茅斯的定居者和睦相处，并教他们种植印第安玉米。他也参与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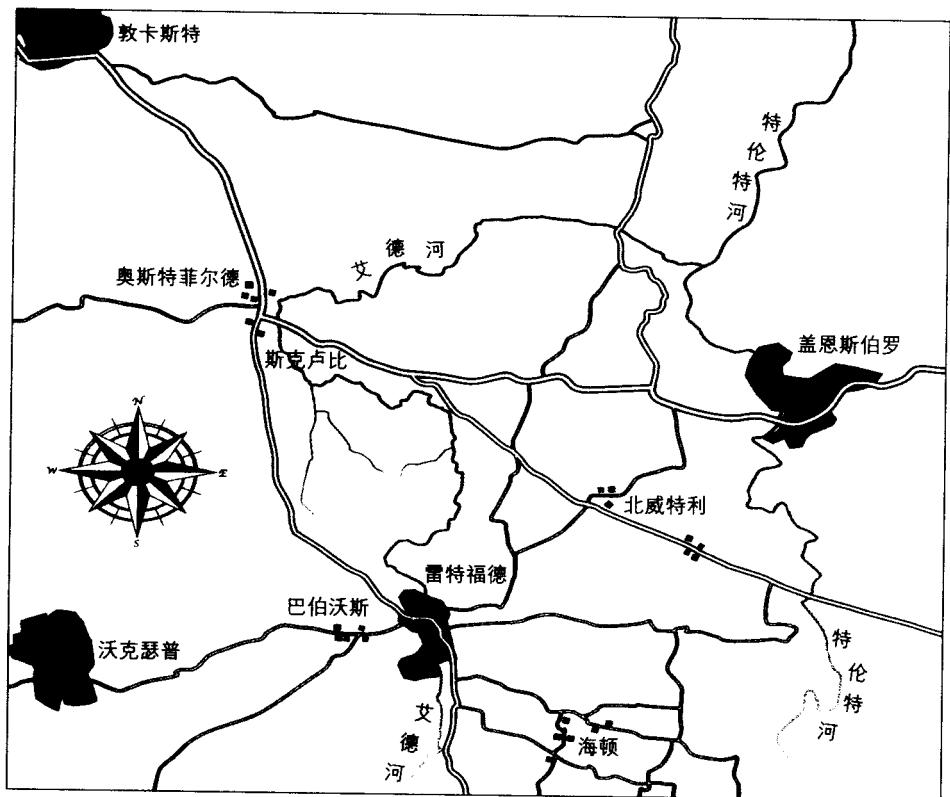
迈尔斯·斯坦迪什（1584 – 1656）：一个脾气火爆的军人，他曾在荷兰军中服役。他是“五月花号”的乘客，负责种植园的防卫事宜。

托马斯·韦斯顿（1584 – 1647）：伦敦钢铁贩子，同时还在荷兰卖布，策划了莱登社团的远渡计划。尽管此人品行有些问题，但他在筹划这次远航中贡献比谁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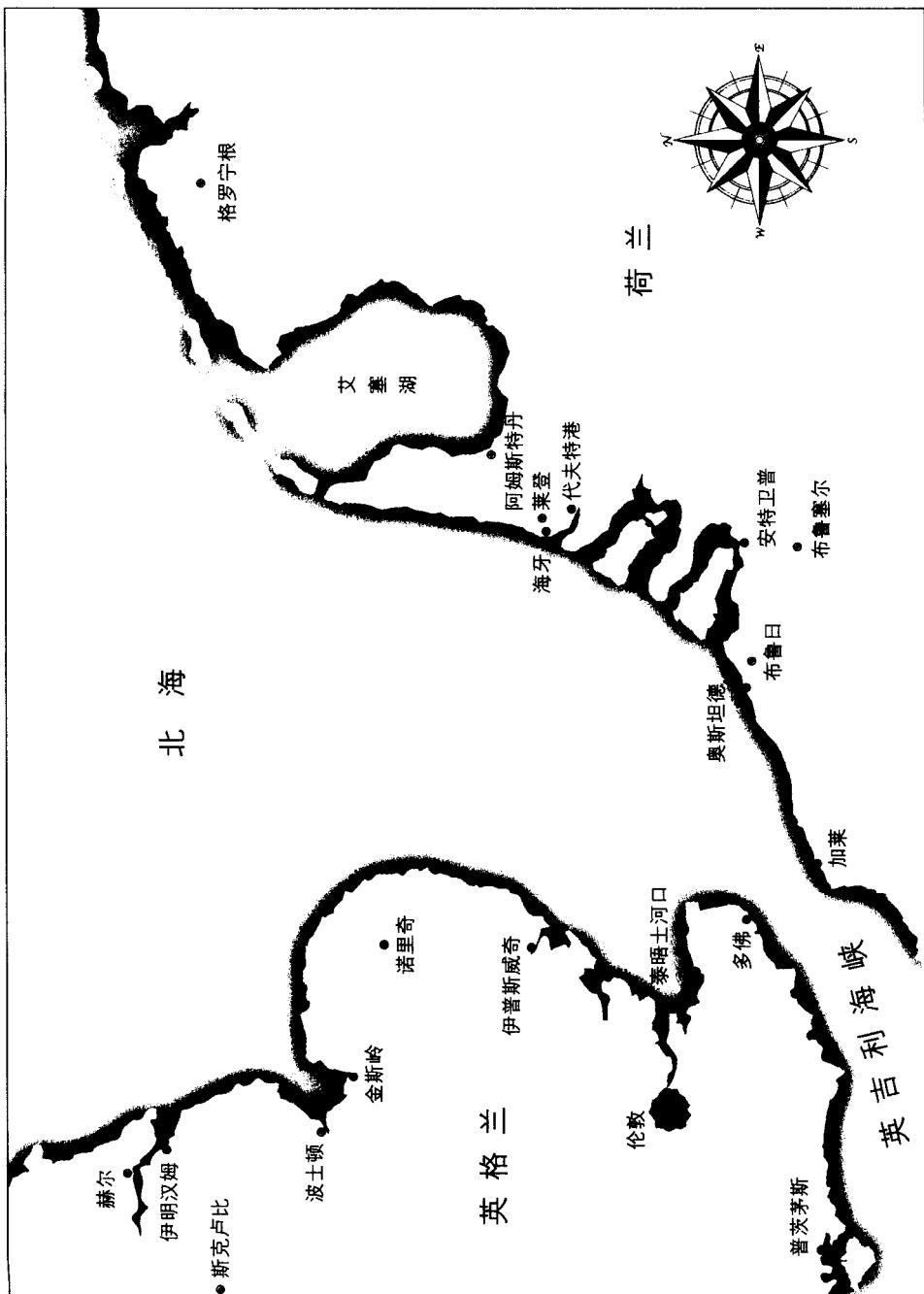
爱德华·韦斯顿（1595 – 1655）：他是“五月花号”的乘客，屡任普利茅斯总督，1624 年，首次将欧洲的牲畜带过大西洋，引入美洲。

约翰·威克利夫（1324 – 1384）：一个宗教改革家，他号召反对神职人员敛聚财富，是一个大声疾呼反对天主教基本教义的评论家。

Maps



诺丁汉郡斯克卢比地区，盖恩斯伯罗、巴伯沃斯、奥斯特菲尔德等都位于此，如此弹丸之地后来证明有着巨大的能量。



朝圣者留在身后的旧世界和他们的第一个新世界：荷兰。